

同里志卷之二十三

藝文志中

集文

地以人傳人以文傳文章爲千古不朽之物如蘭亭以右軍之記傳赤壁以東坡之賦顯瑯琊以醉翁之文著千百年後荒邱僻壤與夫殘簡斷編不沒當年風景勝槩豈非以名人之製作足徵千古之文獻流傳而不能泯沒耶志集文

書萬玉清秋圖

金 問

右萬玉清秋圖華亭張可觀圖甯氏之別墅在松陵者也甯氏自元太尉魏國武宣公玉始家松陵則其來盛

同里志

卷二十二

集文

一

矣厥後子孫繁衍秉鈞軸分節鉞者代有人焉其曰太中大夫江南財賦司副使名昌言者武宣之少子也與里中陳氏曰懷遠大將軍江淞省都鎮撫名某者皆於先大父雪洲府君德義父相重蓋先大父之提舉河渠也不數載而居松陵者爲多嘗占勝三高祠側構草堂曰上章爲休息之所門巷蓋與二家接暇卽命壺觴相與放舟往來爲樂若不知有簪紱之榮也旣而先大父退居茂苑之故林與先大母相繼卒時先君子外傳猶未就媻媻無依懷遠憐而子之旣長太中以愛女妻焉時太中久致政益治別墅於同川上其間有歲寒屏屏北有蒼筤谷谷深有來鶴亭亭相植有橘圃圍之陰有

芙蓉沼沼上有菊坡坡有金粟塢塢之陽有碧梧岡梧
下結室數楹左藏圖書曰師古齋右可偃息曰棲雲館
中設几席而層其前榮合景物之美而署其楣曰萬玉
清秋軒曰與二三知己以琴尊相娛年所多歷而先君
子爲甥於館實與廩從焉未幾東南繹騷懷遠沒王事
先君子筮仕亦在行分死投海乃以獲免歸視其家甯
氏女已物故往省太中則疾在床簣居無何而卒先君
子歎曰吾阨窮至此命也不去將攫於鴟義者遂旋由
故轍力貧養淡而已時至正戊子也客後有自松陵來
過者舉別墅而問之則曰池蛙砌蛩亦就索寞矣又過
而問之則曰兔葵燕麥已見欺於耕牧矣先君子每淒

然爲之不憚凡歲時伏臘感懷遠太中之德則必垂涕
泣而道之雖白首猶然也永樂丙戌間自掖垣得請拜
二親於樹德堂上適有持是圖而疑門者先君子矍然
曰吾足跡不及者六十年此圖何自而來哉乃備道當
時之盛因購畱之後五年辛卯先君子以壽終又三年
甲午出而裝潢之嗚呼吳俗降自南渡益尚紛豪華家
右族闢園林築亭館所以競春妍而藏歌舞者比比而
是未有落華摘實獨存晚節如太中者宜其與先大父
交重德義而不以存亡貳心也然而未百年遂爲陳迹
其在大易泰之九二吾夫子以光大贊之者得上中行
也過此則平者陂往者復亦理勢之自然無足恠者尚

奚容贅然問承先君子指示之際警欬尤在耳於以展
玩肅乎其有臨也况吾家草堂相與望於湖光樹影間
不翅縕袍之與狐貉亦既品題多矣似續祖妣者不能
忘斯干也謹著所聞若此覽之者庶有考焉

慧日懺院碑記

何源

松陵爲姑蘇支邑自昔以庶富稱方天下治安民居樂於爲善每擇勝地以建僧坊俾桑門上首爲國祝釐皆能起人之敬信而感發其良心有若同川慧日懺院亦其一也蓋茲院之建肇宋淳祐辛丑里人馬元吉捨地結菴而慧日禪師開山葺事教逮於今亦久矣歲月流邁劫灰幾更無所考其興墜顛末皇明洪武初南琛寶公來此隱居芸窓竹軒瀟灑絕俗遂爲方外勝境矧與少師姚公有同門之好往來必館於斯由是懺院之名尤見於談者永樂紀元南琛領薦擢郡之僧綱視別業已爲陳迹俾其高弟裡上人居之裡旣謝世主者乏人

同里志

卷二十二

集文

四

棟宇曰就傾圯向所謂方外勝境復蔽於荒榛烟草之中覽者興嘆顧力未能正統壬戌里有善士李道傳章道宏冷道恭范文柬乃相謂曰世俗承先所貽猶賴後之人繼述况釋氏以法相承以義相聚苟非尸教得賢奚暇集衆緣而成勝果比年吾鄉法喜寺鞠爲草莽賴靜中寧上人重開佛界盍請斯人以主教席必能起廢無難僉謀旣同齋香申懇靜中亦慨然曰昔人之業將興皆緣法有在幸諸檀越發是宏願敢不服勤而效綿力於是布衣疏食率先其徒首捐已貲爲四衆勸伐材陶甃徵工就功時與事諧羣情舒暢建佛殿以妥靈闢法堂而演道大士有殿伽藍有祠肖像於中虔奉祀事凡庖

涪禪房無不完美始於正統丙寅之秋落成於明年丁卯之春輪奐翬飛光采奪曰此則靜中之戒行素孚遠邇向慕而吾鄉好善者多於斯可見其徒道際徒孫智瓚智泉曾孫法淳宣力贊襄勿憚勞勩足以保成功而垂後允也因求文勒諸貞石余思早歲獲交南琛時至此中清玩暮年歸老覩茲勝緣規制猶存無替疇昔益重余之所感矣雖聞釋氏所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此以世相無常者而言耳若夫人心固有之善亘古今不易曷嘗因外物而有所遷耶斯舉也微諸君莫能致靜中之賢微靜中無以成諸君之美方將祈佛力以迺鴻禧覺羣迷而歸善道豈徒誇美一時而已哉爰筆

同里志

卷二十二

集文

五

爲記後必有契余言而興起者尚能嗣而葺之

送江西右布政使何公赴 召序 胡 儼

江西右布政使吳江何公幼澄年滿七十卽上疏乞致其仕朝廷重公老成不允其請尋復召赴行在布政使毘陵吳公汝德暨同官諸公告余爲序以送之幼澄自校官典州郡復自吏部員外爲長史爲郎中以至今官敷歷中外四十餘年端靜修潔悃幅無華明於治體輔以經術民使其政吏服其能上下遠邇允叶具瞻千里湖山之間厥聲藹然由是年馳力倦髮蒼蒼而視茫茫精神心術有所不逮剽繁治劇蓋有不可得而勉強者此於自知之明果於求退夫豈矯情欺世以邀名也哉昔有年踰八十貪冒不休而諱稱老者若斯人得無老

同里志

卷二十二

集文

六

馬爲駒之謂乎此君子所以羨宿鳥之知還而愛孤雲之返壑也今幼澄之往茶承嘉惠則朝廷之待臣子始終之禮全而士大夫遭逢聖世獲終老於家則平生之志願得矣幼澄泛扁舟歸故鄉湖山佳致今猶昔也挾江湖之散人訪烟波之釣徒絃鳴琴以舒懷舉匏樽以相屬歌桃花流水之詞吟滿身花影之句不知世間之樂復有加於此者乎苟載諸篇章不悵寄我余雖衰老尚當引商刻羽擊節而和之幼澄亦必爲我一唱三嘆寄遐思於無窮也老懷區區序以爲別

遺老堂記

胡儼

大夫七十而致仕先王著引年之典鍾鳴漏盡夜行不休達士表知止之戒江西右布政使吳江何公幼澄年躋七十卽上懸車之疏朝廷以公輿論所推老於從政固欲留之不允所請未幾復有命召公之朝公躍然喜曰茲行也朝廷優老必念犬馬之齒而賜休致之恩乎於是預擬其所居之堂取蘇黃門穎濱遺老之意爲名屬余記之蓋將歸老焉士君子自少而學及壯而行旣老而休是亦功成名遂身退自然之道耳然得如其志願者鮮矣得如其志願釋負荷免驅馳忘形於事物適意於邱園優游恬淡享子孫之奉以終其身人生至此

同里志

卷二十二

集文

七

始終之道美哉况七十之年古今曰稀老不憊遺詩人稱歎蓋遺之爲言餘也老者固世之所餘宦游得休豈非仕之所餘者乎公自少至老秉心不回臨事有守通練世故擢居方面膺旬宣之寄有猷有爲可謂不負所知矣今乃決意於退休一則合乎禮一則知所止孔子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公其有焉噫余亦西江之遺老也東吳亦余之舊遊也因公之往徒有疇昔之思則凡登公之堂與公宴集覽湖山之勝槩際烟雲之渺茫蘭苕菰蒲遠邇交翠水禽沙鳥土下翔鳴籩豆具陳琴書在列一觴一詠暢達雅懷此遺老之樂故舊同焉蓋有他人所不得與者願於公之茲

行是十公得如其願請以是爲記

同里志

卷二十三

集文

八

題顧處士盤窩記

莫旦

吳江古澤國也由江而東不半舍許泉甘土肥居民聚而成墟者同里鎮也鎮之少南市喧稍寂幽居悄然如山林者盤窩也葛中野服而無塵容俗態者盤窩主人也按說文曰窩穴居也今也堂焉室焉齋焉閣焉榭焉而謂之窩者何也蓋以其少而壯壯而老於此盤旋而不去故借此以爲名也是亦李之盤谷邵之安樂窩也一日有客過主人而告之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方今穆穆在上明明在下功成治定禮備樂和而子顧隱於盤窩而甘爲沮溺者流何也主人笑而不答曰非若所知也且夫今之人盤旋於富厚者瘠人肥已而不知止也盤旋於名利者媚竈乞墦而不知止也盤旋於權位者鐘鳴漏盡而不知退且休也斯三者滔滔皆是也苟不有一二盤旋高隱者出乎其間何以崇退讓而息躁競也何以尚廉恥而厚風俗也此盤窩之所以名也客唯唯而退旦乃操筆爲之記

吳江之東有市曰同里舊設征商之署邑大夫金侯請諸朝罷之因其址以建社學宏治八年春命里人顧寬董其役越三月學成壬子侯帥博士諸生與大夫士之仕而歸造而進者釋奠於先聖先師禮也事竣大合樂以落成之邑人史某請紀其事俾來者知作之所始其詞曰惟茲同里距江帶湖聚落屢居實盛於厥初商貨駢臻肆爲賈區開局置吏以籠商稅匪曰利之抑未攸宜盛衰靡常嗟曰就於涼昔焉貨藏今焉牧場昔焉貿舍今焉草野凡厥吏胥求濟其稅率羣行匈取日罔於利抉剔剗刮利盡商敝川舟斷行市肆晝閉公私交病

同里志

卷二十二

集文

十

罔有攸濟維金令君聿有隱憂謂此不去民病曷瘳告於御史御史韙之以聞於天子天子曰都惟爾言是俞乃省吏函章還之於京以其廢址俾作學宮繚以周垣奠以講堂門廡齋舍靡不中程爰聘儒先以養蒙士俎豆於是詩書於是誦聲洋洋禮容蹒蹒侯來視學遠近咸作觀者從之填郭溢郭謂昔之地惟利之計鉤錙較銖如火之方熾惟吾令君是艾於今茲邦向義之方誦詩讀書如水之成章惟吾令君是營吳江洋洋此特一方專而不咸民能亾望我告來者侯將徧舉舉必有初繼之以序伐石鐫詞其放於茲以亾忘緝熙侯名洪字惟深世家於鄞

古鐘碑記

陸雲祥

海內大周鐘無幾此其一建自大足元年聲音清遠形制合度非常物也先是寒山趙凡夫欲摹其銘以備歎識不果而沒鐘之始至予里已不得其傳邇來頗啓爭端或議歸翊靈或議歸懺院會有以此鐘質趙氏十金者懺院文淮上人字惠獎蜀山之營山人出所募償其直鐘遂爲懺院有而屬予記云

重修羅星洲關帝廟小引

陸雲祥

羅星洲創自勝國故址已化爲白浪重建在神宗戊子
神靈赫奕士女皈依於茲二十餘年矣蓋是廟砥礪流
面羣巒山川之厚力故能應億兆之祈求今踰歲傾圮
上人某謀重修之乞一言以爲勸余謂 今 蒿目
最乏者財余亦烏能走金玉於行間飛青蚨於筆底哉
惟是溯洲廟之開山實其精誠有以擔之今上人爲智
修高足立意修葺如精衛填海如愚公移山精誠所鼓
何患不集以玷厥師上人曰先師智修未歸涅盤嘗集
衆謀建文昌閣以爲武曲之峙作而旋止蓋有待也今
僧矢志有年必無退轉余聆其言殆如隋釋澄空誓鑄
同里志 卷二十二 集文 十二
鐵像之銳果爾則幽明協贊豈必效沿門貧衲子行徑
哉

吉祥菴常住田碑記

陸雲祥

嘗觀古刹其在名山大川都會廛閭之地車轂輻輳施者可以相繼而住持亦不樂去焉若夫室窄壤偏藤蘿翳蒼雖繩床瓦鉢獨寤弗諼而不得衆愜越善謀其後吾懼其鞠爲茂草也余里吉祥菴當鎮北隅地號最僻兵興以來窮民婦子不能自保遑復捨金錢飯頭陀耶僉議謂非膳僧則菴墟非制產則僧飢而菴仍墟於是倡施者繼施者共釀金若干買來總畢圩田七畝勒石登名傳之無窮凡茲法侶永得安居矣是役也破慳護法嗣禪燈於前後際一舉而衆善備焉余故樂爲之記

洞真觀釋恒修碑記

陸雲祥

僧恒修名寂暘姓李氏常州人也暘如直繩貌同枯櫟以堅忍力具金剛心家貧好施會歲晏飯僧爲室人謫遂策杖辭家掉頭而往絕無回顧清蓮出於污泥夫亦其性然哉始薙髮澄江旣而卓錫吾里里多廢刹如佛亭法喜翊靈諸寺僧俱矢志修舉持柝叫號於嚴霜烈日之下往往輪奐一新聿隆裡祀僧簞食破床勤劬過於農叟頻年苦嘆則赤體登壇絕水漿暴頂踵望空虔禱踰旬不怠歲致甘霖嗟乎子然頭陀代民請命誰爲爲之洞真觀久圯功力浩大僧復慨然自任持疏乞言於余余感其誠稽首讚歎語在疏中一時聞風樂助廟

同里志

卷二十二

集文

十四

貌改觀堂廉廊屋垣墻階砌靡一不備向之佛像纍纍在塵土間者一旦金幢寶樹規制莊嚴繇是大煥菩提之炬宏開般若之航歲時紹素接踵皈依邑令葉公輸山大理葉公慶繩兵馬金公我生莫不共契法因宣揚巨號乃僧篤行苦修艱於精衛蓋嘗見其躬自胼胝每成一像輒叩頭號募視他僧之踞座說法妄自稱尊殆遠過千尋矣詎意慧日氛侵慈雲霧障蠢爾婪司頻加剪刈僧義不受涅隱忍捐生時崇禎十七年十二月四日享齡四十寂滅之日破帳蓋體不剩錙銖梓里見而椎心過客聞而灑淚世路嶮巇碧海可塵羅網密於禪林福地徧施荆棘然亦何損於我師哉里多善信追念

慈覆謂師種種功德不容泯沒捐貲塑像永爲觀主伐石以紀其事觀中故有田一十四畝五分向以住持星散輸收此里人自僧修建之後復歸汶陽繼師志者其在後人乎余屢過法筵愴然悲感從善信後勉篆貞珉銘曰汗血積累滄海一毫曰惟恒修乃鑄乃陶叅空鼎峙立地堅牢幻形淹謝見息狂勞雲衣秋炯霜鐘夜號無相可壞有像堪標山門作鎮爐烟日高

計開

地基十畝七釐 澄字圩田八畝六分 室境圩

田五畝九分 柘字圩墳基五分

本觀羽土
葉大章傳

同里志

卷二十三

集文

十五

募修翊靈廟疏

陸雲祥

鎮名同里當四湖之奧區刹號翊靈萃一方之秀脉雜
沓千家烟火合有神棲縱橫數里人烟可無法座廟貌
創於昔年規存故蹟裡祀崇於奕禩壁有遺碑蓋地擁
合里之偉觀斯制隆百代之傑構矣惟是通復相倚遂
至興廢不常俄爾垣頽倏然壁毀觚稜失其銑塗璀璨
淪於堊丹有僧某夙擅慧宗素持戒律憫璇宇之將傾
慨思募化悼銀繩之欲絕篤志興修然費用不貲功成
浩大白梁青精安能咒鉢而至朱提赤仄豈得擁地而
來手敲冷竹拆苦心告給於十方身掛破衲衣捨已結
緣於萬衆惟緡錢斗粟共締善因片瓦尺椽竝爲功德

同里志

卷二十二

集文

十六

斯人非望報而天自降祥者已

募修渡船橋疏

陸雲祥

邑之東逶迤一水惟同川之西津實首承之屢陌經絡
不下萬家其往來郡邑者雜沓無停晷北通九里湖西
達吳淞江南北則又湖浙交會地也此地流廣而疾爲
行旅必由之要津故石梁峙焉 國朝設官守之備里
中要害吳驥六景詩曰西津晚渡是其處也又曰其旁
蘭若自昔年則今菴乃遺蹟也橋當衆水冲激旋築旋
毀去歲里人謀架木斃之乞疏於予予苦於緣之艱湊
今陳君元善慨然以修舉自任卜於清和之暇集衆鳩
工舊石弗堪者易之雖仍實創志弗可泯也橋成擬於
石堤之畔修葺一亭俾問渡之人得以冬湯夏水此其
福利綿遠皆以一念之仁成無窮之義有不聞而興起
者非夫也

朱孝介先生謚議

姚希孟

德升先生登賢書二十餘年束躬砥行以一身爲名教之宗吳風不競賴先生振起之麟鳳星岳遠近瞻仰韋布之望重於公卿此人所共知也若其生平足跡不入公門并不入城市自戊辰以前闔門無事惟日以娛親爲樂先遭母夫人喪羸骨如枯枝念復中翁春秋高則時時破涕爲懽苧帷布衾長年侍寢於病榻之側凡一糜一菜一湯一藥以至單中廁踰之類靡弗親者幾度春闈獻歲而行甫竣而歸未嘗三月淹至戊辰歲遂不復公車口饜粗糲妻孥不免飢寒而所以娛親者無所不至志物兼備如先生者可謂孝矣與景文先生定總角同里志

卷二十二 集文

十八

之交志趣同品行同景文之見背於兩尊人也早壯歲登朝爲波流宦海之一柱青虹碧血與元禮孟博千秋對峙而德升以朱霞之品敦白華之養綱常互秉師表攸歸一忠一孝易地皆然其介特之氣彼此同也宜私謚曰孝介與忠介儷以俟後日太常之議

重修南渡船菴碑記

俗名外菴一
名南渡菴

趙宦光

松陵范隅鄉外菴緣於宋代康王南渡曾駐

御駕

有題額曰 自到處故名南渡菴時有隨

駕臣迓

千秋護法重修嗣有迓氏懷皋居士同諸檀越捐資修理大興供養至明季時因役敗廢至天啓壬戌歲有僧普涵重興修整小就規模立此碑記寒山迦羅越趙宦光凡夫氏撰文翰林院修撰文震孟文起氏題額歲進士文從簡彥可氏書丹

按府邑新舊諸志寺觀表菴始於元代茲據碑記又始於宋代合觀府邑諸志及碑記肇建世代迥別若府邑諸志採訪不實安知有趙宦光撰記如云碑記

同里志

卷二十二

集文

十九

有誤又何有康王題額或二者各有考據今均誌之以備修輯府邑志者參考可也

江灣草菴記

朱鶴齡

江灣草菴者朱子長孺耕且讀之地也震澤之水逕長橋東北入龐山湖稍北爲吳淞江亦曰松陵江吾邑之所由得名也余家江灣在龐山湖東渚去吳淞江不二里重陂巨浸幽淑曲隈彌望皆是芟菰羅生菱芡蔓合漁人網罟之利所在有之其田疇沃以衍其土風清以嘉從前高賢達士未有卜宅於此者故郡邑志不載其地葺茆菴而居之蓋自朱子始菴之制創自田峻門牖畧具丹漆不施竹簾紵帷容膝而已東偏一小軒稍潔中設棐几一匡牀一聚圖書數百卷性喜著撰朱墨二毫未嘗輟筆每睹藻網如織輕儵出游落花成茵鳥語同里志

卷二十二

集文

二十

上下意欣然樂之時復督勒耕奴課其耘耔溝塍浸灌禾黍懷新歲入雖不逮老農亦頗諳田家之味矣興發散步湖濱與村童野叟相狎蕩遙望晴瀾浩淼漁罾估舶出沒荒墟樹杪中指點西山諸峯螺髻逶迤浮青送碧未嘗不拄策忘疲如置身瀟湘洞庭間也客有過而問者曰子之居有園林池沼之觀乎曰無有有賓朋過從可諧談者乎曰無有然則奈此庳陋何曰古之君子豈有擇地而處者哉亦安之而已意所不安雖延閣洞門朱甍玉砌未見其適也意誠安之雖庳陋如余居安在不與延閣洞門朱甍玉砌同觀乎天下可私之物必非可樂藏舟於壑夜半猶或失之惟此雲水之澄澹卉

木之妍華四時物態之生新變化造物所予富貴不能私也豈惟不能私甚且不能享有一日而遊方之外者乃得以琴書几杖逍遙縱誕於其間今吾草菴之中所考索者皆經史百家古今之義海也所吟諷者非莊列屈宋卽陶謝韓杜白蘇諸君子之文章也時而采擷其英華時而穿穴其壘罅時而彷彿其警咳衣冠與之揖讓而進退時而揣摩銛鈍振拂觚稜與之後先角逐於翰墨之苑囿其爲園林池沼也大矣其爲賓朋過從也多矣安見此之庳陋不足居而必延閣洞門朱甍玉砌者之爲崇麗哉客退遂譔次其語以爲江灣草菴記

詩經通義序

朱鶴齡

詩之爲道以依永而宣苑結以微辭而寓諷諭此非可以章句訓詁求也章句訓詁之不足以言詩爲性情不存焉然而古人專家之學代有師承又非可鑿空而爲之說漢唐以來詩家悉宗小序鄭夾漈始著辨妄朱紫陽從之培擊不遺餘力集傳行而詩序幾與趙賔之易張霸之書同廢雖然烏可廢也古之人書卷末多繫以序尚書序百篇安國遷之各篇之首易有序卦彖象爻詞王弼遷之各卦之中毛公取詩序移置詩首亦猶是也序之撰於孔子子夏撰於國史與撰於毛公衛宏雖無可考然自成周至春秋時數百年間陳之太史肆之

同里志

卷二十二

集文

二十二

樂工教之國子其說必有所自來大約首句爲詩根柢以下則推而衍之推衍者間出於漢儒首句則最古不易觀於六亡詩之序止系以一言則後序多漢儒所益明矣觀於毛公之序宛邱不同於序說則首句非毛公所爲亦明矣序之文旣最古毛傳復稱簡畧無所發明鄭康成以三禮之學箋詩或牽經以配序或泥序以傳經或贅辭曲說以增乎經與序所未有支離膠固舉詩人言前之指與言外之意而盡汨亂之孔仲達疏義又踵陋仍譌無以辨其得失則夫紫陽集傳之說大掃蒙翳而與以廓清此亦勢所必至也雖然毛傳可黜而序不可黜黜序則無以爲說詩之根柢不得不循文揣義

斷以臆解較之漢唐諸儒雖明簡入情而詩人之微文
奧旨已不可復識此何異寫生者取雲孫之警咳形容
而追貌其祖先之面目又何異聽訟者去當時之契券
證驗而冥決以後代之爰書求其無爽必無幸已吾所
謂鑿空之說不可以言詩者此也雖然序果一一可信
乎曰國風三頌舍序則無序矣唯是楚茨信南山以下
迄隰桑諸詩皆正雅也而序以爲刺幽衛武之抑幽王
世詩也而序以爲刺厲凡若此類實難免於學者之疑
吾以爲有不足疑者孔子時去周公未五百年太史掌
記未亡也矇瞍律呂未失也賢人君子絃誦未絕也雅
頌雖殘闕失次反魯始克正之况經戰國之雲援秦政

同里志

卷二十二

集文

二十三

之燔滅楚漢之龍戰虎鬥能保無簡編之淆亂者哉書
藏魯壁猶亡佚居半三百篇特存於小儒曲學佔畢諷
誦之流傳何獨能無譌舛孔刪如故吾則以楚茨諸詩
空屬錯簡序已非當時之舊此又有賴乎紫陽之是正
者也語云冢尺雖斷可定鐘律序爲詩之冢尺也尚矣
一泊於康成之膠滯再泊於紫陽之斥排將聖人所謂
主文譎諫厚人倫美教化以至於動天地感鬼神者其
終晦昧湮沒而不可求已乎余不敏竊主古義而參諸
家於序之不可易而可信者爲疏明之其牴牾不可信
者則詳辨之要以審定可否綜核異同使積蔽群疑渙
若冰釋庶通經之一助云爾抑觀東萊詩紀所載朱氏

云云皆奉古序爲金科黃東發曰 引晦菴新說亦多
從序然則廢序言詩特過信夾漈之故初非紫陽本指
乎吾不敢以紫陽之詩有殊於孔氏之詩又不敢以孔
氏之詩而格夫紫陽之詩也故參互群說以折其衷焉
世之學者其毋以余爲輸攻紫陽斯可矣

慶榮橋碑記

陸 瑤

康熙五年瀋陽劉公來蒞吳江政通人和百廢具興如
易譙樓 諸工咸出自橐金不費閭閻絲粟因以
其波及同里之慶榮橋橋爲邑東江要津縱輸孔道也
建自元至正間甯成迄故明成化中顧寬重修巍然利
涉垂四百年矣積久傾圯里人蒿目無措籲之公公慨
然捐貲爲倡委才幹者沈某董其事始五年冬仲告成
於六年八月計費工二千餘銀四百有奇袤廣高下悉
如舊而孔固倍之於是居者以安行者以喜適吾公奏
最之期適觀厥成所謂廢而復興賢者之利賴何如用
伐石爲之記

王沂鍾四書解序

周爰訪

讀書之病有二曰浮曰鑿浮則不入鑿則不能出心粗識闇雖讀他書且不得其解况聖賢之書乎四子書者六經之闡奧也其旨精微其道易簡子朱子折衷群儒之說而集其大成微言大義昭昭若揭日月而行矣學者童而習之白首紛如何哉墨守章句者多畧觀大意不求甚解而書理在影響間矣厭棄傳註者又必鉤深索隱別彘一解而書理仍在雲霧中矣二者之病將毋同吾友王子沂鍾好學君子也其讀書也沉潛體察從容涵泳必求心得而後已得輒隨筆記之久而成帙名曰四書解以予爲昔年同學頗諳此中甘苦者郵寄其同里志

卷二十二

集文

二十六

書屬爲題引予受而讀之見其抉疑摘奧往往發前人所未發而討求歸趣實本朱子集註而疏通證明之未嘗橫生枝葉創爲新奇可喜之論以蹈近時講說家之流弊蓋用心精而識見正可謂有大醇而無小疵卓然羽翼經傳之書也予承乏學政觀文章以驗講習求其解書無病者益寡是書若刊以行世豈不足以障頽波而助流聖教哉王子猶不敢自是而藏之篋中曰姑以備家塾子弟之覽觀而已又可以知君子好學之心之無窮而家學淵源之垂於後昆者將逾遠而彌光也已

任坦齋中庸解序

周爰訪

一中之統啓之自堯舜傳之自孔子發明之自子思堯舜之惟精卽孔子所謂博文所謂擇善也堯舜之惟一卽孔子所謂約禮所謂固執也自誠明謂性自明誠謂教其盡人道而復天道者無過尊德性道問學之功無所虧而已我鄉任坦齋先生性至孝又好古不厭於四子十三經二十一史與宋儒性理諸書無不融貫而中庸一書尤反覆切究居敬窮理一以晦菴爲宗斯可謂醇儒矣夫中庸一書言脩身以道言親親爲大言大孝與達孝位育參贊俱以孝爲萬化之原言戒懼言慎獨言敬信篤恭下學上達俱以敬爲成始成終之事放之

同里志

卷二十二

集文

二十七

彌六合卷之退藏於密其道子臣弟友其法禮節樂和其功明善誠身其事易明而其教易行也故先生於各章之下疏解引證條分縷析或本前哲以立言或出心裁以闡發直指迷津折衷確當體認晦菴章句或問語類指歸合一大義了然有功於晦菴卽有功於子思有功於孔子有功於堯舜文武周公一中之道後之學者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其在此也夫是爲序

經笥堂經義序

儲大文

經義正宗首尊守溪鶴灘荆川得之鶴灘昆湖獨得之
守溪而西江鄧文潔公又得之昆湖胥以清深靜悟爲
宗以遞傳至泗山鄒氏文止羅氏今觀東鄉艾氏定待
評權語暨大士陳氏文止經義序所謂以仁義之質標
古雅之神品尤尊而可貴者蓋以其爲瞿鄧正宗而彌
尊之也當西江以豫章社鳴時吳郡復社西銘受先二
張氏復菴楊氏吉士錢氏文胥敦雅故婁東之派獨爲
豫章雲間金沙萊陽五派正宗而復社實始於松陵予
嘗舟過蘇秀輒誦垂虹秋色滿東南句而於松陵震澤
間重蘄之震澤純仁任君經義尤敦雅不涉麤臆習實
同里志

卷二十三

集文

二十八

克符于文止經義序所標指者然則松陵婁東諸先正體裁
暨守溪鶴灘啓蒙探奧之玉鑰胥可再得也參同契曰
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任君爲孝貞先生曾孫先生嘗友
朱孝介文肅徐昭法諸公而繇孝介以上溯衡山文
氏實爲吳郡風雅正宗故先生書法獨得衡山之精竅
今殆其三秀時也然則文孫之尤尊而可貴者且匪直
經義也

同川風雅集叙

章復

富至巨萬貴爲公侯蔑以加矣然古今所稱陶朱猗頓七族六姓而外不知名者尙隸首不能算其數烟消燼滅安在不與輿臺皂隸等量齊觀乎孔子曰富貴如浮雲儻然吹散不畱遺跡也而文辭之好流於性情溢於天趣或歌或泣藉以發抒鬱積暢達襟懷雖無關於道德功業裨經立訓其可傳者亦竟不能泯沒如崔信明楓落吳江冷至今芳流齒頰間故唐司空圖有曰不朽纔消一句詩諒哉名公鉅卿力足行遠不脛而走迺若山林逸士囊儒窮子難謀梨棗僅貯巾箱倘或中郎嗣乏任昉孤傷則以飽蠹魚供瓿覆大可惋惜也同川江

同里志

卷二十二

集文

二十九

邑一隅之片壤然分淞江笠澤之秀文人才彥彬彬著述炳燿後先顧時代遷流若凌昌儀古集陳理同川集任秀之湖村集皆作子虛亡是吳驥蒙菴集僅一見而殘缺蝕腐幾不成書近者顧偉格軒遺書三十餘帙埋沒無可尋究及今捃摭收拾而存者已無復幾東坡詩云詩文豈在多一頌了伯倫鍾退谷云劉脊虛詩集才十四首脊虛之詩豈止十四首但此一頌十四詩足以傳其人余竊不自揆摻括里中耆舊彙爲同川風雅集使得藻采一鄉表異茲士凡皆諸君子性情天趣之流溢或者傳神阿堵不假長康頰上三毛彌思裴楷琳琅玉樹弈襍猶追警欬之音小子後生黨閭咸仰文華之

燦以余終身落拓嗽名之心久更寒灰不燃然山雞自
惜毛羽間有小吟不忍廢棄附諸末簡以質後世知言
君子

同里志

卷二十三

集文

三十

送江寧邑侯王半溪入覲序

王 著

戊申秋王老父母蒞任江寧未下車已聞其賦性純厚立心坦白不亟亟於違道干譽而以加惠蒼黎爲念及下車果痼瘵一體不啻父母之保抱攜持疾痛疴癢刻不忘諸念也余本浙人與公生同鄉自恨老嬾未敢輕過宰室而時雨春風未嘗不瞻依於父母孔邇也越歲余因事外牽累公親臨蓬華查訊雖事關上憲公未敢過縱而一種怵惕惻隱之念拂拂形於顏色及事白聞公心爲愉快者累日是公之德惠非徒耳食且親嘗矣公居官廉靜御物和平剖斷精覈任事勤敏抑且抱兒拔薤不茹不吐立懦廉頑克威克愛更聞其委賑豐邑

同里志

卷二十二

集文

三十一

勤劬不遺餘力卽事多掣肘而救弊補偏必深體

皇子惠之心以爲心吏治如公豈易數覲哉今公以事竣入覲 天顏而一時都人士戴公厚德者作爲詩歌以詠其事昔昌黎公送石洪詩序其祝詞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又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以能保天子寵命以公之愛周江左晉秩榮膺直指日間事因敢以昌黎之祝石洪者請爲公祝願公不以得喪憂虞違其初志而以祝烏公之無變其初者時切蒼生卽位極鼎台而一以在金陵時之綏厥窮簷不遺餘力者自矢則由是而銘竹帛著旂常當不僅一隅之謳思弗輟已也公將行因序其事以爲公勸

續左傳類對賦自序

周 沓

沓少無記性近尤善忘嘗讀左氏春秋而未能卒業也
宋徐秘書類對賦貫穿全傳點竄成篇洵鉅觀矣惜其
多所闕畧不揣固陋續爲此篇聊以備遺忘省披覽云
爾或童蒙便於上口則於記誦之學亦未必無小補焉

增訂左傳類對賦引

向續左傳類對賦多拾秘書之遺示不敢掠美也頃因
學徒卒購徐賦不可得終嫌挂漏復取秘書原韻依續
賦門類編次成篇其辭對意不對絕無門類可入者不
忍割棄依續賦補遺例總附篇末間有與續賦複出者
亦以牽於對偶勢須兩收餘皆就原賦稍加增訂經文
同里志

卷二十二

集文

三十二

亦間採一二從其舊也起結數行則全用原文附之卷
首席初學兼覽便於參考云爾

羅星洲關聖祠碑記

周 沓

羅星洲關聖祠何自昉乎按續先哲記明神廟時顧公振魯精形家言謂吳淞之水由龐山湖東下抱鎮南北屈曲分流滙於東溪以入同里湖此洲當湖之口砥柱中流一方之文運係焉慮爲風濤衝激漸至淪沒乃倡議捐金累石築基環以外堤植以榆柳創建神祠以爲之鎮壓延僧住持職司香火里人歲時致敬以祈神佑吳公因之有記其文不傳畧見嘉卿陸公募修疏中嗣後續加修葺諸文士每歲恭祝聖誕弗懈益虔迨今百有五十年文風日盛科名相望不絕不可謂非神之降福也顧其地四面阻水孤僧不可獨居邇者歲比不登

同里志

卷二十二

集文

三十三

飯僧之田又不足以給衆口漸至墻屋不修香火垂絕蓋二紀於茲矣半溪王公解組有年凡公事之有益於鄉里者靡不樂爲倡導見此祠之將廢也諗於衆曰前人創建殆非偶然今若此其慢神也甚矣乃復延僧住持且爲草疏募緣方議鳩工修葺而公卽世諸同人踵行之里人陸續捐助踰年而後工畢制仍其舊而基金加固貌益加煥器用益加備具僉謂此祠之修廢關係闔鎮之興衰不可以不記某惟事神祈福亦貴其誠焉耳矣惟神志在春秋名在宇宙其靈爽在天爲文章司命信而有徵然神祠徧天下吳中尤盛下至窮鄉僻壤浮屠老子之宮無不肖象以祀而靈應或有不同則

事神者有誠有不誠也是役也因前人之遺蹟假神佑以顯地靈雖時紕舉贏而衆擎猶易豈徒委金錢於澤畔填木石於波心竭蹶經營貽後人以登臨眺望之勝而已乎自茲以往里中之事神者宜益加誠敬久而弗懈庶幾神歆其祀而降之福也苟徒愛其地之清曠相與坑弄雲烟流連風月等於江亭水榭之觀遊且或競爲侈靡飲酒高會而肅敬之心不存焉其慢神也滋甚安望神之永爲鎮壓而降福不衰也哉某旣感先哲之爲鄉里造福又嘉踵事者之克勤與里人之好義竊欲後之人毋忘其所以而是役爲不虛也於是乎書

募修羅星洲并建閣築塘公啓 顧我鈞

我同里之有羅星洲也宛在中央藉為內蔽臨波濤於
無地遠擬方壺撐突兀於中流近同浮玉溯其初始雖
人事之經營揆厥由來寔地靈之鬱積覩一拳之隆替
十萬戶之興衰爰自富士嘉名舊稱殷實同川析號久
著文明然而莫擁高貲久遷北地永樂中徙富民何稱
遺老已息東吳何方伯源自范參議琮終於粵藩吳經
歷鉉老於蜀吏考諸莫志綜計明初百五十年四科何
莫昂吳兩第范琮而已泊乎世穆之間始建羅洲之殿
從此繡衣兩着驄馬連鑣顧侍御曾唯既而冰鑑雙懸
絳紗分擁周儀部爰訪陳都一麾出守則南雄蔣太南

同里志 卷二十三 集文 三十五

寧顧太守而下代有神君百里分符則靖安周明瑞安

陳明府以來尤多賢宰或董師儒之任化雨旁流或膺

丞掾之員烹鮮可佐祖孫父子濟美延於數傳顧侍御

而誠孫祖範祖奎竝舉人陳孝廉紹文子叔姪弟昆競

爽時同一榜王孝廉棣姪江寧令錫丁酉浙榜魁陳

胄齒屢升於六館子衿常率以百人斯亦極地勢之炳

靈萃人文之輝煥矣若夫魁儒間起碩學踵興家有藏

書人成小集讀愚菴之傳義六籍增光朱儒林鶴齡撰

古義考耘野之見聞千秋遺直戴隱士笠輯

陳茂才粹語陳孝廉紹文著後沙粹語錄竝為學海金

針好我吳僉憲之紀微塵陳都諫沂震總屬吟壇拱壁

豈非秀靈特盛蘊結而成者乎况乎俗尚淳良人敦禮

讓真孝廉之流風未沫

朱陛宣待詔
世稱真孝廉

庭除柔色於采蘭

女君子之芳烈猶存

顧佑熾妻陳氏未婚守志
邑令趙子山稱爲女君子

巾幗矢

心於殮藥加以膏腴千壤閭閻或比侯封紅朽十年困

廩真同山積惡公輸粟時聞卜式之賢仗義踈財競設

黔敖之食問老人之花甲二首六身衍後嗣以添丁八

龍五虎覩天庥之洊至知地脉之有憑豈是人功須歸

佛力奉梓潼而祠漢壽載誕允文允武之才像觀音而

護韋馱實蒙多福多男之佑感天人之呼吸直形影之

相隨夫廢之舉之義惟由舊况有祈有報禮亦宜然豈

可使岸址傾頽汨沒漸臺之水棟梁崩壞飄飄南海之

同里志

卷二十二

集文

三十六

宮湖畔行舟訝滄桑之漸改溪橋晚眺悲樓市之將消

用是諗我同人傳之闔鎮各解畱山之帶共捐布地之

金俾髡髻重新不傷水齧閉閤加厚用壯翬飛應奎府

之星精宜崇寶閣擬蘇堤之勝蹟更築橫塘聳翠峯

壯北方之鎖鑰回波紆鬱積東去之扶輿昔人宅或聞

鐘因而建刹佛曾示象遂以成祠雖敬恭無海非有菑

畚耕穫之心而禍福有基端在上下幽明之叶各宜努

力務竭誠心

嚴孝子舐目紀畧

汪份

吳江有覺嚴君館於郡西城往還湍喜齋中歷數寒暑矣論文獨與余合座間每稱道古人忠臣孝子之節輒流連仰慕或至手舞足蹈動於容色余心許其爲敦行士也間爲余言其尊甫築巖先生邃於易有自著經解不輕以示人會余歸自武林道經江邑造訪其廬拜謁其尊甫出其易解讀焉簡而能該不爲艱奧其注語蠅頭精楷詢之皆近年手書也余怪其目力絕人則曰昔年曾病目翳膜層障藥罔效醫者治以金針痛勿能堪兒子傍徨弗忍曰舌舐可代乎醫曰此固可代但非朝夕功恐火毒結舌耳兒子遂旦暮洗拭以舌逾月有光

同里志

卷二十二

集文

三十七

復舐不輟經半載而雙眸炯然至今可繕細楷余聞之擊節曰異哉有子如是可謂孝矣昔建寧陳榮母病目卜年藥石不療亦以舌舐一旦開視豁然至行卓卓載在史乘今百有餘年而再見之嚴君益自信曩者心許之非謬而卽我 國家敦倫興化之效之一端歟易稱无妄之疾勿藥有喜亦誠至者其理固然歟亟書其事以備當世之採錄者

袁漫恬書隱叢說序

陳祖范

吾鄉有柳南王東淑工詩文務記覽淡於進取居濱海
入城相見必諮叩日來所觀書新得幾何辨論幾何採
摘幾何東淑輒臆舉數十條予僅能酬以一二心愧之
然私喜彼勞而求我逸而獲故去卽盼其來冀有以餉
我也今年余客同川去舍館百餘步得袁君漫恬其淡
仕進專務記覽爲詩章勤於採纂宛如東淑年齒較少襟
情開朗興會蕭疎出所著書隱叢說亦柳南隨筆之流
亞也噫余少不知人况今已者飢虛之腹惟仰給於良
朋方悵與東淑會面稀誰復肯相餉遺者不意南阡北
陌之近適有人焉多藏善賈一見欣然不惜倒廩傾困
同里志

卷二十二

集文

三十八

羅列而進也其亦足以飫我老饕矣歸而過詫東淑余
左挹浮邱袖又右拍洪崖肩也東淑以爲何如哉

重建同里司署記

沈以鉉

鉉 疎謫小吏常懷曠職之憂蒞任六載幸叨紳士大夫
指示地方利弊得以粗免官謗仰副 皇仁憲德皆出
自諸公之教益也同川向無衙署歷任多寄僧舍或僦
民廩前任鞏昌府僚劉老寅翁始置西柳圩基地一畝
七分九釐創建瓦屋三間坍塌廢已久雍正六年間前任
徐寅翁經營重建又以留京未成蒞茲土者終無棲息
之所迨丙辰歲 鉉 因詳請前任本縣正堂趙慨助養廉
鉉 亦量捐月俸又得闔地解囊相餉甫得鳩工計費一
百八十一金造門堂內宅共二十一間衙署苟完托足
有賴雖在 鉉 不無苦心要非諸君子力不及此今者 鉉
不幸慈母見背荒迷去任乃承闔里立額虛揚復呈請
留任荷蒙憲批嘉獎苦塊餘生感愧交并今與諸君子
別不能徧叩面辭留此數語誌於衙齋云

建同川書院記

陳莫纒

同川在龐山湖之東地靈毓秀人文輩出讀吳章二君先哲志文章經濟歷歷可考雖其人之克自樹立抑或由當事者之振興鼓勵而然耶余丙寅歲來宰吳江因公至鄉每於義塾所在諄諄與塾師言所以教來學者總期以實心收實效庶幾窮鄉晚進之士有所裨益而義塾之立始不爲虛同川義塾舊藉蕭寺數椽局促來學難容余甚惜之丁卯春太守傅公巡歷至此屬余興建乃卜於富觀橋之北購諸朱姓得地三畝形勢爽塏踞湖山之勝余遂愆憑倡捐與紳士之樂輸者共襄其事始於孟秋閱四月訖工講堂學舍庖湏之屬咸具顏

同里志

卷二十二

集文

四十

曰同川書院自茲以往諸生肄業得有藏息之所余亦可藉手以報郡伯之命爰延顧君陶元爲之師陶元同里孝廉品學兼優里人所矜式者諒必實心訓迪以副余意行見後進彬彬繼起安知不與同里諸先哲後先輝映耶余且拭目俟之

修同川書院碑記

沈名揆

禮之學記曰家有塾黨有序古者一閭二十五家黨則五百家是學之長幼以人辨而學之小大以地辨書院之設猶古黨序之遺意與同川理學蟬聯簪纓鵲起雞窓雪案手涵四庫之奇學海文河腹蘊五車之富雖地靈而人傑亦多從樂群敬業中來書院不可不汲汲也獨是歲未十紀桷摧三繕不無淇園茂草之悲卽曰四堵蕭然歌聲出金石嗜學者原不尚雕牆峻宇之觀而一簾夜雨半榻晨霜亦足增縫掖羞予宰茲土未嘗一飯忘唯吏事怵怵終日與汗役驚吏訟庭相對無寸晷之間而又一囊如葉兩袖惟風力不能及予忝然愧亦

同里志

卷二十二

集文

四十一

憬然思今夏紳士王益能等以重葺書院請噫此予志也遂解廉泉點滴爲握椽勺土之需憶昔爲博員弟子時亦備悉雨握風櫺寒土偃蹇難言耳葺成請記於予予視墉垣旣固堂奧森然右連笠澤之波左結洞庭之翠在多士樂有此居而予亦樂成此志也將見絳帳生春譚經者固奪戴憑之席程門立雪受業者亦分謝眺之擅蓬戶絃歌於雞犬桑麻之外別成藝圃重門夜讀在縹緗卷帙之中預釀蜚聲學士八磚講堂三鱗此舉未始非一助也第恐後先不一寒暑靡常俾燥濕之不時將廢弛之復作而况貧富參差其中固有五陵之裘馬豈無半菽之空虛倘膏火不繼亦難枵腹治書願後

此者愛而不忘也因爲記

同里志

卷二十三

集文

四十二

重修同里司署紀畧

顧志學

同川司署之設自鞏昌劉僚長朐基石埭沈僚長結其
宇皆賴各紳士伙助襄役俾得免僦屋僑寓意良厚矣
自時厥後歷年既多垣頽瓦破雨雪飄零蒞茲土者滋
戚已久志學於戊寅秋恭捧憲檄承之於茲二載以來
頽者益傾破者益缺飄零者甚至案牘旦沮洳矣雖捐
俸猶不足以繕葺因間以斯事與紳士之老成卓識商
之庚辰冬蒙本鎮暨八拆諸紳士復捐貲伙助計得六
十金爰重修衙署增設煖閣及二門其堂廡門基城之
磚黝堊丹漆之工閱月蕝事費如所捐之數其經理董
率卽向所與商老成卓識諸君子也同川素稱仁里乃
同里志

卷二十二

集文

四十三

厚意給公後先輝映誠無以尚耶叙顛末不特誌風俗
之美且以徵 國家教化翔洽百有餘年所謂觀於鄉
而知王道之易其在斯乎但志學菲材謏陋其循分稱
職視劉沈二公弗克嗣響無以仰副 皇仁憲澤而亦
謬叨諸君子厚待之意深用爲愧云

國朝松陵詩徵序

沈德潛

古來詩文有選自梁代昭明太子高齊十學士始嗣後
唐有河嶽英靈篋中國秀諸集宋有杜清碧之谷音金
有元裕之之中州明有

詩選或綜幾朝

或集一代此可爲詩學津梁而非采風遺旨也 本朝
王漁洋有濟南詩選一郡中取華泉滄溟二家吳梅村
有婁東詩選一州中囿於門下十人宋商邱詩選徧於
大江南北而所收祇一十五子不專一邑人亦畧存他
如陸敷先之虞山詩約潘蜀藻之龍眠風雅專一邑矣
而所收之人準諸十五子之例未有網羅蒐輯舉一邑
之詩薈萃成帙至二十卷之多者也吳江表生質中髻

同里志

卷二十二

集文

四十四

齷能詩著有小桐廬集十卷近復選定國朝松陵詩徵
自朱長孺顧茂倫計甫草吳漢槎潘稼堂諸公以至今
詩人之爲古人者無不收錄附以寓賢方外名媛其選
詩之意謂以詩存人以人存詩二者不可偏廢以詩存
人爲後學導先路也以人存詩爲前哲表苦心也洋洋
乎一邑之風固同郡他邑所未能完善者哉嗚呼古來
隱人騷客以一生之智慧畢能竭慮磨精耗神求有聞
於藝林及其溘焉漸盡而鼠殘蠹啾至鄉里不能指其
姓氏子孫不能舉其緒言眞足慨也今一旦存其人存
其詩先采衆人之藻鑑後叅一已之品評揭揭焉若引
星辰而聯 隻語單辭無不載入搜遺文於旣墜發

重脩同川司署記

王家安

哦松雅韻知官廨之綢繆射鴨高風應私衙之繕葺矧夫日月逾邁傾圯堪虞抑且風雨漂搖經營莫緩今茲同川司署舊屬江邑分防前任沈寅翁肇其基後得顧寅翁繼其緒雖棟宇之畧具實湫隘而未全安於乾隆三十年九月恭奉憲檄借補備員冬霰斜侵惟聽齋厨浙瀝秋霖乍降愁看案牘沮洳緣講鄉約之餘徵陳欵曲幸賴紳耆之厚悉願捐輸爰諏日以鳩工將庀材而築室適來憲委協督寶蘇安襍被遄征念私赴局運甓置之隙地取材貯於間寮思衆姓之助擎冀踵成於異日不意後來之俊彥念其薪木之毀傷爨下桐音莫遇

同里志

卷二十二

集文

四十五

蔡邕之賞他山石錯咸歸米芾之船迨錢局已屆瓜期返舊林竟成瓦礫念人歡之難盡嘆已往之莫追是用謹稟上臺遂獲施仁末秩命工師而估價貸欵項於存公計鏹伯九十有奇落成閱八旬二日增五楹寢興之地設兩個左右之廂昔之撓折者易以整齊前之漫漶者加以塗墍庭殖正噲不同馬磨三間築登削平殊異相如四壁安以謏陋菲材偏隅冷署前叨紳耆伙助繼蒙憲仁俯俞被德啣恩幾同河潤靖共矢愼益勵丹誠爰弁片言用諗來哲

重修羅星洲關聖祠記

王曾翼

吾里水鄉也五湖環之其東爲同里湖湖有洲以象羅星洲有祠以祀 關聖有勅建迄於今多歷年所形家者言以爲一鎮文風係焉里之人願徼福於神之靈以嘉惠我士庶屢圯屢葺祀必虔邇年以來洲之修築有加祠之規模益整庶幾乎煥然之觀而極盛之時已夫有舉莫廢理固宜然非屑屑於形家之說顧其說亦有不可誣者吾里蕞爾之區弦誦相傳士恒爲士雖未敢云科第之盛而綿綿延延二百年來幾於不絕將毋是洲之築實有造於一方而藉神力之呵護占人文之蔚起耶宜乎衆善同心有倡卽和鳩工繕葺咸踴躍從事

同里志

卷二十二

集文

四十六

也余宦遊京國十二載於茲矣猶憶往歲家居每逢神誕之期從父兄之後一棹湖中登洲謁廟旨酒欣欣俎豆莘莘工祝告虔歌舞娛神里中人士躋躋揖讓淳風宛然旣而飲福將歸相與陟 文昌之高閣憑欄縱目則見夫晴波浩淼青疇綺錯與夫村落相望千家烟火顧而樂之輒流連不忍去今雖遠隔三千里此境未嘗不往來於胸中乃者吾里之人能出其餘力俾廟貌重新而更益之飯僧之田永爲香火之計行見斯洲斯祠將與名湖以終古而一方文運亦賴神祐以日隆也豈不幸哉夫湖之有洲洲之有祠一百數十年中圯者屢而葺之屢當其圯也不有人焉慨然出而整頓之則不

能以復葺迨其葺也苟有人焉殷然謀所以保護之則亦不至於復圯廢興之間雖有數存而所係乎人事者大矣余所爲誌盛於今而益不能無望於後也

計開善信捐田數

陸姓捐外果圩二畝二分五釐五毫

顧姓項姓合捐外果圩四畝一釐五毫

王姓續捐外果圩四畝八分一釐陸毫

重捐吉祥菴常住田碑記

王曾翼

虹橋迤北九里湖濱古刹曰吉祥菴其境奧僻去鎮市較遠囂塵所隔絕村翁里姥香火所不到故常爲眞衲焚脩之地結構不過數椽竹梧娟秀榆柳陰翳前臨綠野環映清流居然幽勝也菴初建於宋咸淳間明宣德萬歷中代有修葺 國初有僧心融卓錫於茲里中善信捐置飯僧田七畝相與刊碑誌之菴始有田矣旣而殿宇荒圯不得已鬻田以葺心融沒而菴旋廢則有住持碧天捐貲重葺於時凌處士孟祥及王君仲各以所得菴產歸我汶陽飯僧乃復有田康熙戊寅里人再刊石以紀其事嗣是陳給諫狷亭公偕弟艾山公暨余從

同里志

卷二十二

集文

四十八

曾祖沂鍾公伯祖師維公先祖偉岳公協謀整理均有力焉歲月浸久菴竟廢而田不可問矣雍正己酉清池慧海兩禪師瓢衲來遊耽其僻靜可作維摩丈室爰募建殿宇稍有增闢衆信樂助聿成精籃蓋新菴之名籍甚迨乾隆癸未先伯父然明公偕凌君宏仁陸君三之金君酉書陳君嵩生兄益能復爲經理修繕規模益新乃延致上人廣學爲住持僉謂菴則新而產未復尚非經久之計適有存公項銀若干兩加以金司馬竹書捐項數金遞年生息至今甲午陸續置來總畢圩田七畝永爲僧業俾自耕自給庶幾得安栖止卽香火藉以長留云爾嗟乎名籃大刹往往有一廢不復振者近而言

之如海雲法喜久矣鞠爲茂草茲菴雖小獨屢葺而重
新飯僧之田亦仍還其故額百餘年來粥鼓鍾魚依然
無恙豈不幸歟夫興廢固有數存而經理尤關人力此
衆善捐輸非兩碑尚存今日誰知之者後之視今猶今
之視昔也不可以不志是用覲述其始末以矢弗諼焉

重脩同里司署記

王曾翼

天下有創造者有脩葺者二者交相須也苟謂舊制相沿而後人遂無庸潤色甚非所以紹前徽也吾里司署自康熙年間鞏昌劉公置西柳圩基地一畝七分有奇建屋三間以爲署至雍正戊戌由歲徐公始理新之迨乾隆初載爰搆大堂暨內宅凡二十一間規模漸以宏大石埭沈公開其先也嗣是歲在辛巳上虞顧公添設煖閣越十年己丑廣寧王公借給養廉重爲增飾建上七間廂房二間較前益加恢廓凡經營之始末俱銘額班班可考今楚公來任復大厥規爲其功績不在諸公下也夫世之居官者撫有一邑理政事安人民他無

同里志

卷二十二

集文

五十

暇及至若位卑祿薄惟筭及錙銖期滿囊橐其公廨官舍一任廢興而不加意又安望其式廓耶公以捐俸不足并借貸質當以卒成厥事此誠不可及也已先是甲辰歲改作二堂及穿堂上房至丁未秋添建儀門立福地祠社於東偏築對照二間卽劉公所置之隙地始建時僉爲廣居自便而不知公之所以爲公者在此公能追紹前徽其勤勞民事有加無已概可知也托庇於下者無不頌公之德後之蒞吾邑者其亦可以爲法乎

重建永興橋記

顧汝敬

同里西南隅有跨西柳南荒兩圩而屹然橋焉者則所稱湯家橋是也歲久傾圯行人苦之里中父老相率出貲重建肇工於乾隆庚戌某月畢工於壬子某月凡三閱寒暑而始竣厥工然橋雖重建規制如舊惟橋面增高四尺并增鋪綠石以防雨雪泥滑南垸增築緯道爲行舟遇風牽挽計此則踵事而增慮益周詳者矣考吳江縣志章氏撰同里志皆載湯家橋注云正統十三年重建又別載永興橋注云永樂二年重建據此則截然二橋也余輯同里續志沿之未暇考正迨橋成之明年里人乞余撰記并示余橋傍石刻首書重建永興橋檀

同里志

卷二十二

集文

五十一

越題名末書宣德壬子十二月辛卯仁濟道院住持吳宗慶立石仁濟道院今俗稱南觀去橋不數武始知是橋卽爲永興其必先名永興而後乃更之也兩志旣列永興於前又列湯家橋於後則判一爲二其爲訛謬無疑昔人謂金石文足考志乘之失豈不然哉又按他石刻記康熙六十一年荷月重修竊意一建於永樂續建於宣德再建於正統而重修於國朝計正統後二百餘年其間必有或建或修者載籍闕畧無從稽矣是役也木石工匠之需共縻白金一千若干兩以區區同里而獲葺此鉅工吾里人之好義而樂施可槩見已其各姓氏例得附書至橋之名則仍從其朔名永興云

重建翊靈道院城隍殿記

顧汝敬

吾里之良方有翊靈道院肇建於元皇慶二年再建於明正統元年至 國朝康熙初復於院之西偏建大士眞武二殿此邑志缺書見於章中行撰碑記中而其東偏有城隍殿屢經修葺迄今乾隆五十三四年間而大殿漸有傾覆之虞里人蒿目傷之太學朱君景揚乃起而任焉君有綜理才誠慤素孚於鄉故募疏一出而樂輸者雲集工始於五十八年十月畢於嘉慶三年十一月凡計費共二千餘緡增建東西廂樓二十四間於是殿宇巍煥規制整齊足以妥神靈壯觀瞻已衆謂是役也不可無記爰屬余書之抑余又有異者先是朱君以

同里志

卷二十二

集文

五十二

喪子置妾已十餘年至是忽舉一子咸謂神所報也雖福佑之說君子弗道然以七十二齡而重兆夢熊於大殿落成之候因附書以勸任事而敬神祇者

重建羅星洲文昌閣記

陳毓成

竊按續先哲記羅星洲創於元世明神廟時顧公振魯
倡議捐金始建 文昌寶閣蓋聞帝君之靈振古如茲
掌桂籍主祿位錫嗣延齡求無不應故敬事益虔則科
名益盛里中登賢書者未易更僕數歷年既久時加修
葺 國朝康熙初顧公玉林等重修乾隆中王公半溪
等募修紺宇聿新久爲神所式憑矣迄今計三十餘年
又復傾圯不興工重整恐日久更坍塌難堪住持茂益
篤志重建功成浩大恐緣之難湊以是告諸檀越今有
周子邦寧慨然捐貲倡疏募建合鎮勸緣共襄善舉斯
一舉也制仍其舊基則加擴供座益加煥器用益加備

同里志

卷二十二

集文

五十三

且拜瞻之地益加宏敞雖以施獲報非仁人長者之心
然福緣積有前因科名愈徵昌大從茲獲祉灼然不爽
諸前輩爲鄉里造福於前今踵事者克捐金繼起於後
佇見人文之秀蔚起東南爲神之呵護者匪淺也是爲
記

羅星洲惜字引

王祖琪

粵白一畫開天大文斯著六書垂訓小學纂嚴則知隻字爲帝符之錫片言皆史頡之遺乃拾殘編於古壁或至覆瓿檢散帙於行囊每將作枕寂嗟飄零籓溷儒林之臯孽爲多混入泥塗脉望之超生何自若斯之類痛不勝言吾里羅星洲向有惜字會家給一簾月收一焚諄諄十八戒中其言猶在悠悠四五年內此事不行願同志者之重修則斯文也而未喪蓋取諸離星渚奎光連斗極乃浮於洛洲邊圖瑞煥文章

重建洞真觀東嶽殿記

任兆麟

吳江之同里有洞真觀者肇於宋咸淳間明季重爲修葺迨今又百數十年廂稅傾圯墉寓且委諸榛棘矣然工費鉅繁莫有能起其事者庚戌里人王世珍等毅然爲之倡故事三月廿八日神誕士庶咸進香帛瞻禮住觀者徧爲告募於時靈蛇顯異三月乃伏凡所請祈無不立應使萬衆一心咸樂爲輸助有不遠千百里至者踰年神殿成復於其後建玉皇閣規制崇偉三年工訖計費數千金其輸貲姓氏則司存者籍焉考觀祠東嶽天齊帝之神周禮五嶽視三公吳隸東土厥典尚已住觀者爲道今以僧徵諸前記蓋明世已然矣至神之靈

同里志

卷二十二

集文

五十五

應項子萼條舉數十事揭之壁間彰彰也夫以宇宙之大惟神無所不在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感之如響斯應况此邦之人崇奉之尤厯歲久遠者耶而里人之爲此舉非有聲勢之藉卒不勞而事集以此見好義之感人至也余故樂爲之記俾知志之果者無患功之不立而學問之途道德之事爲之者宜何如哉觀之名始見姑蘇志其葉氏舍宅陳氏蠲田事詳先高祖碑記茲不復著云